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
第七十四卷 司馬玄紅顏逢知己

詩曰：一男一女便成儔，那得人間有好逑。

虞舜英皇方燕婉，香山蠻素始風流。
莫誇夜月芙蓉帳，羞煞春風燕子樓。
美不愧才才敵美，一番佳話自千秋。

話說四川成都府有個秀才，複姓司馬，名玄，表字子蒼，生得骨秀神清，皎然如玉，賦性聰明，一覽百悟，□八歲就中了四川解元。父母要與他議親，他想到：「蜀中一隅之地，那有絕色，古稱燕趙佳人，且等會試過，細訪一遍有無，再議不遲。」父母強他不過，只得聽他入京。一路上，遇著的朋友見他少年未娶，都誘他到花街去頑耍，誰知他年紀雖幼，眼睛卻高，看得這些妓女就如糞土一般，全不動念。到了京師，尋個寓所住下，場期逼迫，無暇他求。

二月初八日，隨眾入場坐在號房中，題目到手，做了七篇文章，就如錦繡一般，□分得意。一時身子困倦起來，心中想道：「此時尚早，且略睡片時，再謄真未遲。」因榻伏在板上，昏昏睡去。及一覺醒來，早有一更天氣，正待謄寫，只聽得隔壁號房長吁短歎。司馬玄聽了，驚訝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

便立起身走出號房來，觀那隔壁號房中，一個舉人拿著卷子，像有萬分愁苦之狀。司馬玄看不過，因問道：「場中風簷寸暑，功名得失所關，老兄何事心傷，這等嗟歎？」那舉人見司馬玄問他，便立起身道：「小弟之苦，一言難盡！」司馬玄道：「願聞大意。」那舉人道：「小弟姓呂名柯，就是本府宛平縣人，做了二□年孝廉，入場六次，今年是四□二歲了。三年前，因家貧親老，不得已就教在山東汶上縣。到任後，不幸先妻就亡了，喜得本地一個王司馬，見小弟為人耿直，將他一婦兒許我續弦，雖未行聘，已有媒妁諄諄言之。不料去冬，新到縣尊是浙江人，尚未娶妻，他倚著少年進士，欺負小弟老舉人萬不能中，就央媒說合，定要奪小弟這頭親事，小弟一個窮教官，無處與他分辨。幸得王司馬意尚兩持，前日送小弟起身，臨別時節說道：『兄若高中，這段姻緣自在；若有差池，就難奉命了！』我小弟入場來，也指望做兩篇好文字，以圖僥倖。不期心愈急，文思愈枯，到此時尚未完草，眼見得功名又無望了！功名得失，丈夫原不當介意，只可恨已成的親事，止爭此一著，便被得志小人奪去，未免為終身之玷。所以咄咄為不平之鳴，驚動長兄，殊為有罪！」

司馬玄聽了忿然道：「夫婦為人倫之首，怎一個進士便欺負舉人，要思量奪去？說來令人髮指！也罷，我小弟棄著三年工夫，成就了兄罷。」呂柯道：「時光有限，兄如何成就得小弟？」司馬玄道：「小弟七草俱完，雖不足觀，斷不出五名之外，送了兄，好與老嫂去完此一段姻緣。」呂柯道：「豈有此理？」司馬玄道：「小弟年尚有待，便候下科也未為遲。況小弟不瞞兄說，久聞燕趙多佳人，尚要在此盤桓些時，尋一頭好親事，兄中後做個地主，為小弟周旋，未為不可。」呂柯道：「長兄高姓？」司馬玄道：「小弟蜀人司馬玄。」呂柯道：「原來就是四川榜首，久仰，久仰！長兄之言雖感意氣而發，但數千里而來，豈可功名到手，捨己從人？」司馬玄道：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」因回號房取了卷子來，遞與呂柯道：「吾兄許多不平，藉此可平，小弟不過費得三年工夫，兄再不必介意，小弟別了，異日當得再會。」

呂柯還要推辭，司馬玄已早推病出場去了。呂柯展開來一看，果然篇篇錦繡，滿心歡喜，便先謄了七真，然後再謄七草，謄完再看，殊覺得意。出了場，即尋到司馬玄寓所來拜謝，就要拉司馬玄回家去住。司馬玄道：「兄寶眷又在任所，府上料也無人，莫若等兄發後，寶眷回時，到府相擾未遲。」呂柯道：「寒舍果然無人，承兄見諒！」不數日，三場已畢，寫出策論來看，司馬玄看了道：「雖然單薄，也還不出□名。」到了揭曉看榜，果然中在□名之上，大家歡喜不盡。

到了三月殿試，呂柯虧座師華岳是禮部侍郎，甚有力量，將他殿試在二甲，又考庶吉士，選入翰林。一時榮耀，著人接家小，王司馬的女兒已親送至京，與呂柯做親。汶上縣知縣央人來謝罪。呂柯平地登天，感司馬玄不盡，接到家中就如父母一般看待。

司馬玄住在京中毫無事體，每日只檢名勝的所在去遊覽，就各處要尋訪個絕世佳人。尋了年餘，毫無影響，因想道：「古來傳說多才婦女，如詠雪的謝道韞，作《白頭吟》的卓文君，以我今日看來，皆是以訛傳訛之虛語也。若是古人有此等才美婦人，為何今日遍尋，眼中再撞不見一個？」又想：「我輩男子終年讀書，三年一次科舉，尚求不出幾個真才來，況閨中女子，又無師友，孤聞寡見，那得能詩能文？古來所傳，大都皆是好奇好事者為之耳，如何認真去尋求？」由此，司馬玄求才婦之心就灰冷了。

一日，呂柯的座師華岳六□歲，眾門生俱制錦屏、壽文來祝。華岳設酒款待，吃了一日酒，眾客散去，又留幾個得意門生到書房中小飲，呂柯亦在其內。到了書房中一看，只見琴書滿座，觸目琳琅。眾門生又飲了一回，各各起身閒玩，四壁都是名公大老的題詠。呂柯忽見一張小幾上放著一柄金扇，制度甚精，展開一看，只見寫著數行小字，筆法秀娟，有如美女簪花之態，呂柯愛之不捨，再讀那字，卻是一首五言律，上道：

憂國今元老，忘家舊散仙。
琴書香孔席，雨露滿堯天。
鶴髮白白白，桃年千復千。
欲窺新耳順，低祝膝之前。

不肖女峰蓮百拜祝椿齡六□呂柯看過一遍，心中驚喜不定道：「這明明是女兒祝父親的壽詩，我倒不知華老有這等一個才女，須留心訪問的確，好與子蒼作媒，也可完我一件報德之事。」因細將這詩默記在心。

眾門生又吃了一會酒，到晚散了，呂柯等不得進門，就忙忙走到書房中來，尋著司馬玄說道：「兄終日歎息天下沒有才女，小弟今日訪著一個，讀他的佳制，真令薛濤無色、易安減價。」司馬玄忙問道：「是真麼？兄莫要戲我！」呂柯道：「小弟怎敢戲兄！」司馬玄道：「若不相戲卻是何人？」呂柯就將華老祝壽、留飲書房、看見金扇之事細細說了一遍。因取紙筆將前詩默出，遞與司馬玄看，道：「這不是他女兒做的，卻是何人？」司馬玄看了，贊不絕口道：「明明寫著『不肖女峰蓮』，自然是他女兒無疑，但不信他女兒香閣弱質，如何有此秀美之才？只怕其中還有代替之故，若果是真，這一番真令我司馬玄想殺也！」說罷，再拿起詩來顛倒細看，「前六句化腐為奇，藏巧若拙，已非近代才人所能，至於末二句，耳順切六□，又以低祝關合耳順，又以膝前繳出低祝，一段兒女愛慕父母情態，字字逗出。真匡夷所思，非靈心獨露，誰能辨此？兄須為小弟細訪！」呂柯因叫心腹家人到華衙去暗暗訪問。家人訪了來回覆道：「華老爺家這位小姐才一□六歲，生得如花似玉，兼且知書識字，做的詩文，華老爺也不能比他。華老爺愛如珍寶，恐有人求親，故不在人前露說一字，所以人都不知。」司馬玄聽了，喜得心花俱開，因說道：「我司馬玄千古相思，今日方有著落，縱然無緣，想死也不算虛死了！」呂柯道：「華老師官已尊矣，兄雖解元，若只如此求親，也還不在他眼裡。我想才人必定愛才，待小弟幾時借個因由，請他與兄一會，酒席間，將兄大才逞露與他一看，他屬意與兄，那時為兄作伐方有機會。」司馬玄道：「兄言最為有理！」

過了幾日，呂柯果然獨自又借補壽名色，備了一席盛酒，單請華岳一人。華岳因愛呂柯，卻不著情，只得來赴席，席中並無他人，只有司馬玄相陪。相見敘了姓名，方才坐席飲酒。原來華岳雖絕口不向人言，然心下卻也暗暗擇婿。席間，看見司馬玄少年發解，人物秀美，也□分注意。又見呂柯不住稱贊其才，要求老師面試，華岳心下想道：「就考他一考也不妨。」到換了席，大家散步，華岳因說道：「詩文雖曰小道，要求全美者也甚難。前日學生賤辰，承諸公見祝，長篇短章不為不多，然半屬套語，半屬陳

言，求一首清新俊逸、賞心悅目迴不可得。今日蒙近思美情，祝之又祝，又幸會司馬兄少年美才，倘不吝珠玉，賜教一律，以志不朽，則學生六□之齡不為虛度矣！」呂柯聽了歡喜道：「門生敬祝之心，苦無可伸，子蒼兄大才，正好應老師之命，亦可為小弟借光。」因命取文房四寶。司馬玄遜道：「滿長安公卿尚難頌老太師盛德之萬一，況西蜀小子陋學之才，焉敢班門取罪？」說不了，家人又抬過一張書案在面前，筆硯擺得端端正正，又是一幅紅綾鋪下，濃磨好墨，只候司馬玄動筆。司馬玄原要以才自薦，又虛謙一兩句，遂提起筆來，便大著膽，依他女兒韻腳，竟和了一首道：

盡道周公聖，誰知曼倩仙。
道開三百輩，功著九重天。
北關心常一，南山壽已千。
遠人都願祝，難得到樽前。

華老太師六□還齡西蜀後學司馬玄頓首拜祝司馬玄寫完，叫人用鍼懸掛於廳壁之上，請華岳觀看。華岳看了又看，□分歡喜，因回身舉手稱謝道：「司馬兄高才，敏捷如此，我學生得此榮幸多矣！」因問道：「前日闈中佳卷，落在那一房，學生為何失親於兄？」呂柯忙答道：「司馬兄因有貴恙，不曾終場，所以見屈。」華岳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只還可免學生五色迷目之誚。司馬兄異日定當大魁天下！」司馬玄遜謝：「不敢！」呂柯又請入席，大家復飲了半晌，方才起身。叫人收了紅綾詩卷，殷殷致謝而別。正是：

一首詩驚座，令人刮目前。
漫言仙路遠，才子到非難。

呂柯與司馬玄送了華岳起身回來，呂柯看著司馬玄又驚又喜，商議道：「兄這一首詩□分妙了，只不該用他令愛的原韻，恐怕老師動疑。」司馬玄道：「興之所至，一時信筆，只指望借韻腳之靈打動小姐，卻不思量到華老動疑，為之奈何？」呂柯道：「他今將詩已攜去，且看緣法如何。」

卻說華岳回到家中，將詩細細展玩，□分愛賞道：「不意蜀中倒有此異才。只是前日女兒的壽詩正是這四個韻腳，此生如何得知？況我府中嚴密，諒無人透露，若有人透露，他也不敢在我面前酬和。若說偶然相同，卻怎一字不差？此中莫非有天意耶？」因叫書童到書房中取了小姐的詩扇來，細將兩詩較看，真是一個秀龍雕虎，一個錦心繡口，不相上下。看了又看，暗暗歡喜道：「此二人真可謂天生一對，況此生青年發解，前程甚遠，明日招他為婿，也是快事。但不知女兒心下何如？」沉吟多時，就叫侍兒將紅綾詩卷傳與小姐去看。原來這小姐年雖□六，卻聰敏異常，詩書過目不忘，文章落筆便妙。父母愛惜就如掌上之珠，凡事任他性兒，半點不肯違拗，卻天生純孝，依依膝下，更生父母之憐。華岳留心要與他擇一個佳婿，卻怕人纏擾，每每戒家人不許浪傳，故京師中無人知道。

這日，小姐晚妝初罷，正焚香獨坐，忽侍兒傳送詩卷，小姐展開一看，見也是一首壽詩，句句都依他韻腳，而爭奇競險，大有並驅中原之意。小姐看了半晌，心下暗想道：「我這一首壽詩，自謂壓倒長安這些腐朽公公，不料西蜀小儒倒能出此雋思，明明步韻與我爭衡，真可怪也！又真可愛也！」看了半晌想道：「這韻腳他外人如何得知？想是父親與他說的了，父親許多壽詩不拿與我，今獨拿這首詩與我看，必有深意。不是為我擇婿，便是怪我恃才，以此銷我矜心，叫我怎生回對？若□分贊好，未免憐才著相，父親道我有心；若只微詞相許，未免燒琴煮鶴，父親又道我無目不肯服善。」想了半晌道：「我自有主意。」叫侍兒取筆硯花箋，又題和一首道：

塗抹原兒女，風流自謫仙。
駿馳春草路，芳襲晚春天。
顛倒言惟五，尋思頌欲千。
漫言三百遠，還在二南前。

峰蓮題完，原叫侍兒送與老爺，華岳接來一看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我兒詩才日勝一日，真是閨中異寶，若不配個佳婿，豈不辜負！細看我兒此詩，則司馬玄之詩已看得入眼，未引二南意已有在，但不知司馬玄曾娶否？須問呂柯方知。」

過兩日，就發帖請呂柯、司馬玄小飲，二人見請，歡喜不勝。到了正日，一邀就來。華岳在大廳迎人，各敘寒溫，便入座飲酒。飲完正席，又到書房小飲，只見四壁圖書珠輝玉映，呂柯與司馬玄細細觀看，看到一張小揭窗前，只見峰蓮和韻的詩也貼在那裡，二人看見，彼此相顧驚喜。華岳見二人看詩光景，便微笑道：「二兄看此詩若何？」司馬玄道：「此詩性情入慧，體氣欲仙，妙處不可言喻。但不知何人所作？卻又用晚生前日之韻。」華岳道：「這事說來也奇，學生前日賤辰，小女塗鴉，正是此四韻，不期昨承大教，無意中恰也用此四韻，詫以為異。因與小女玩賞，小女小巫見了大巫，不勝氣索，故又復為此詩，以表服膺。」遂叫書童將小姐原扇送看，呂柯伴驚道：「門生立門許久，並不知老師有如此掌珠，古稱謝庭道韞，由此觀之，不足數也。但不知青春幾許？」華岳道：「今年二八，學生怕長安這些綺褲不諳，故諱而不言。」

司馬玄看了原扇，又細觀新詞，再三遜謝道：「學生一是呈丑，暗獲步韻之罪，又明抱形穢之羞，而反辱佳章諄諄垂譽，真不啻百朋三錫。童蒙小子何敢當此？欲報無瓊，竊欲再獻一言，以申感激之私，不識可否？」華岳聽了道：「佳章恨少，但草草不敢多請，肯蒙賜教，固出望外！」因叫取筆硯金箋，司馬玄又依前韻和了一首道：

文章男子事，一但屬閨仙。
恭讀慚無地，榮噓感自天。
眉年才八八，雪句已千千。
漫說鼓難倚，明珠不敢前。

司馬玄題畢，雙手呈與華岳。華岳看了，賞愛不已，道：「幽思逸致，愈出愈奇，雖杜李復生，不能逾此。但小女閨娃識字，怎敢當兄謬譽？」司馬玄道：「蓬茅淺眼，豈識台階閨閣之盛？不過就聲影之間聊志景仰耳！」呂柯道：「師妹佳章，非於古名媛中相求，固不可易得；而司馬玄才迴出時流，亦自不減！老師一置掌中，一收門下，可謂雙美矣！」大家歡然入席又飲，直飲得盡興方散。

到次早，呂柯單來謝酒。謝畢，就正色說道：「門生有一言上告。」華岳道：「何事？」呂柯道：「令愛小姐以老師之德位之尊，自有公侯求偶。但師妹奇才，若失身綺褲，豈不負了老師一番教養？敝友司馬玄雖新進小生，其人其才尚不可量。老師台鑒甚明，若坦之東牀，才美雙全，異日自能致獲甥室之榮。不知老師台意何如？」華岳道：「老夫兩番索和，愚意實與賢契相合，但小女尚幼，何不守候下科，待司馬兄高占魁名，那時宮花結彩，更為全美。」呂柯道：「教師高論最妙，但恐成言未定，或遇高才捷足，中有變更，為之奈何？」

華岳笑道：「此事賢契勿憂，男如司馬，女如小女，當今必無兩個。況老夫非失信之人，司馬亦多情之士，再有斧柯，如賢契居其間，料無他慮。只要司馬兄亦期上達耳。」呂柯道：「老師九鼎一言，即納吉問名不逾。於此門生傳示司馬，使他靜守甥舍，以待乘龍可也。」說罷，辭出回家，就對司馬玄細細說知，司馬玄聽說允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我只怕訪盡天下沒有個奇才女子，便虛我一生之想！今即有華小姐這等絕代佳人，又許了我，只要我少候二年，帶頂紗帽去做親，此事猶如探囊取物，有何難哉！」便興勃勃的東游西蕩，或題詩酒館，或作賦僧房，□分得意。

一日遊到棋盤街上，只見一個老兒挑了一擔花賣，司馬玄看見他五色滿肩、群芳壓擔，甚覺可愛，便步上前來觀看。此時是三月天氣，日色暄暖，那老兒挑得熱了，歇下擔，就取出一把扇子來扇。司馬玄看見那扇子上寫得龍蛇飛動，不像個村漢手中之

物，他且不看花，先用手來拿他的扇子。那老者看見司馬玄衣冠齊整，跟著家人，知道他是個貴人，不敢違拗，只得將扇子遞了與他。司馬玄接來一看，卻是一首詩：

桃李隨肩獲厚賞，幽蘭空谷有誰知？
越溪不作春風遇，還是苧蘿村女兒。
紅菟村尹氏苻煙有感題

司馬玄初意看詩，只道是甚才人題詠，及自讀完，芳韻襲人，字字是美人幽恨，又見寫著「尹氏苻煙」，心下大驚道：「終不成又有個才女？」因問老兒道：「這首詩是誰人寫的？」老兒笑嘻嘻道：「桃花也有，杏花也有，莫有梔子。」司馬玄道：「我問你扇頭。」老兒道：「蘭花方有箭頭。」司馬玄見他耳聾，只得用手指著扇子大聲說道：「這字是誰人寫的？」老兒方聽見，道：「相公問這字是那個寫的麼？」司馬玄道：「正是！」老兒笑嘻嘻道：「我不說。」司馬玄道：「為何不說？」老兒道：「這扇子是隔壁尹家姑娘的，我借來扇，我若說了，他要怪我。」司馬玄道：「扇子固是他的，這扇子上詩句是他寫的麼？」老兒又笑道：「相公好不聰明！他的扇子不是他寫，難道我老漢會寫？」司馬玄笑道：「這尹家姑娘今年幾多年紀，便曉得作詩寫字？」老兒又笑嘻嘻道：「我不說。相公買花麼？照顧我買些，若不買，還我扇子，我別處去賣。」司馬玄道：「不買花，扇賣與我罷。」老兒搖頭道：「扇子是借來的，不賣。」司馬玄道：「我多與你些銀子，賣了罷。」老兒道：「相公與我多少銀子？」司馬玄就在家人銀包內取了一錠，遞與老兒道：「我與你，你肯賣麼？」

老兒看見一錠紋銀有二、三兩重，連忙送還司馬玄道：「相公請收好了，不要取笑！」司馬玄道：「我當真要買，誰與你取笑？」老兒心下疑疑惑惑，又不好收，看著司馬玄只是笑。司馬玄道：「你不要笑，你收了銀子，我還有話問你。」老兒見口氣是實，便滿心歡喜，將銀子塞在腰裡道：「相公果然買我這扇子，我連這擔花也送了相公罷！」司馬玄道：「花倒不要你送，你只對我說，那尹家姑娘今年幾歲了，生得人物何如？這作詩寫字怎生會得？」老兒想了道：「如今只得要對相公說了，只是說起來話長，這裡站著說話不便。」司馬玄道：「此處到呂衙不遠了，你可挑了跟我到呂衙來，我叫呂老爺連花都替你買了。」老兒歡喜，果挑花跟到呂衙。

司馬玄叫家人將花送入呂衙內裡，卻自己帶了老兒到書房中，叫他也坐了，細細盤問。老兒道：「我們住的那地方叫做紅菟村，出城南去有□七、八里，那裡山清水秀，□分有趣。舊時有個李閣老老爺，不知為甚事，皇帝惱他，叫他住在城外，整整的住了七、八年。他閒居無事，因愛這紅菟村好景致，便日日來游賞，有時住在妙香庵，幾個月不回去。那時這尹姑娘才八、九歲，頭髮披肩，生得彎彎眉兒、俏俏身兒，眼睛就如一汪水兒，面頰就如一團雪兒，點點一雙腳兒，尖尖兩隻手兒，走到人前就如水洗的一般，也時常到庵中玩耍。李老爺看見，愛他生得清秀，因叫他認幾個字兒。誰知他聰明得緊，一過日就認得不忘，李老爺歡喜，便教他讀書、做詩文。不期這尹姑娘天生成的伶俐，學著就會，又寫得一筆好字。李老爺對人說：『這個女兒好秀才，若是做個男子，定要中舉、中進士、做官，可惜生在鄉間，恐怕無人知道，埋沒了他的才學！』李老爺臨起身回去，還再三對尹老官人說：『你莫要輕看了你女兒，他是一個女中才子，異日定有高人來訪求。若誤嫁了村夫俗子，便令山川秀氣無靈了！』故此尹姑娘今年一□七歲，尚未曾許與人家。李老爺起身時，又將帶不去的許多書籍、文章、古董、玩器都與了尹姑娘。他如今那裡像個田家女兒，每日只是燒香、看書、作詩、寫字，就像個不出門的秀才一般。尹老官兒也不敢去管他。今早我來賣花，因怕天氣暖，問他借了這把扇子來，許說回去就還他。如今賣與相公，回去只好調個謊，說失落了，只怕他還怪哩！」

司馬玄聽了這番言語，不覺身子俱飄飄不定。因又問道：「這尹姑娘寫的詩稿與扇子多麼？」老兒道：「他終日不住手的寫，怎麼不多？」司馬玄道：「若是多，不論詩箋也罷，斗方也罷，你再拿些來賣與我。」老兒道：「相公說定了，若真要買，我求也求他些來。」司馬玄道：「我真要買，你只管拿來！」說罷，老兒要去，司馬玄又叫家人到呂衙裡討了三錢銀子，還他花錢。老兒歡喜不勝，挑著空擔一路上想道：「今日是那裡造化，撞見這位呆相公？一把白紙扇子就與我一錠銀子。我回去問尹姑娘求他□把扇子，明日賣與他，可不又有□錠銀子？倒是一場富貴了！」

老兒到家已是下午，走到園中放擔。只見尹苻煙在無夢閣上憑欄看花，忽見老兒回來，因叫道：「張伯伯，今日花都賣完了麼？」張老兒聽見，忙走近閣下，笑嘻嘻說道：「今日造化！撞見一位少年相公，瘋瘋癲癲、又肯出錢，都替我買了。」尹苻煙道：「這等說，是得利了？」張老兒道：「利雖得些，卻有件事不好說，亂亂的將姑娘借我的扇子失落了，卻如何處？」尹苻煙道：「扇子失落了值甚的，只是有我寫的詩句在上面，恐被俗人拿去，便明珠暗投，許多不妙。」說罷，老兒因肚饑，就去吃飯。因取出那錠銀子稱稱，足有二兩六、七錢，連賣花的三錢放在一起差不多三兩，滿心歡喜，就取一塊碎的買了一壺酒來吃在肚裡，不覺醺醺醉了。又想著還要尹苻煙的詩扇，又走到閣下來，不期尹苻煙已下閣去，只得從後園門轉了過來。

原來尹苻煙這住居甚是幽雅，門前一帶深河，樹木交映，李廷機替他題了一個扁額在門前，叫做「小河洲」。尹苻煙又在臥房之外收拾了一間軒子，藏貯這些經書子史與古玩之物，自家在內時時娛弄。因想：「當日西施以浣紗著名，我豈浣紗之婦，西施浣紗，我實浣古。」遂自寫一匾叫做：「浣古軒」。

此時尹苻煙正下閣來，在軒子裡閒坐。忽見張老醉醺醺來道：「我還要進城去賣花，天氣熱，明日姑娘若有多的扇子，再借我三、五把去扇扇。」苻煙笑道：「張伯伯，不要取笑！就是大熱，也只消一把足矣。為何就要三、五把？」張老兒道：

「越多越好，替換著扇，便省得扇壞姑娘的扇子。」

尹苻煙因他是父親一輩的老人家，不好回他，就在案頭取了一把白紙無字的與他，道：「張伯伯，拿去將就用罷。」

張老兒接在手中，看見沒字，便道：「這個不好，須是姑娘寫幾個字在上面才好。」尹苻煙見張老兒說話有因，便回說道：「寫詩沒有了。」張老道：「若沒詩扇，便是寫下的花箋，或是鬥方，可借我幾張去遮遮日頭罷！」尹苻煙心下想道：

「他要詩箋何用？定是有人叫他來求。」因笑說道：「詩扇、鬥方都有，張伯伯須是老實說，是誰央你來求？我就多送你幾張。」張老兒見說著心病，便笑道：「我不說，我說了姑娘要怪！」尹苻煙道：「張伯伯實說，我不怪！」張老兒道：「就是方才說的那位少年相公，原要買花，因看見了扇子，連花都不買，拿著扇子讀來讀去，就像瘋了的一般，定要與我買。我不賣，他急了，就拿出一錠銀子與我，我看見有些利錢，只得瞞著姑娘賣了與他。他叫我再拿些去賣，因此又來求姑娘。」

你若肯扶持我，我登時就是一個小財主了！」

尹苻煙聽了，心下想道：「此等名利世界，肯出價買我扇子上詩句，必是個真正才子方能如此。若論詩文好合，要算做一個知己了。只怕還是見了女子名字，一時猛浪，強作解事耳。」又想想道：「我有主意了！」因對張老兒說道：「詩扇賣與他也罷，只是賣賤了，你明日須要去與他找價。他若肯出五□兩銀子便罷，若不肯，退還原銀，討了扇子回來。」

張老兒笑道：「姑娘要我，他如何肯出許多？」尹苻煙道：

「我不要你，你只管去找，包管他肯。」張老兒道：「姑娘，既如此說，我明日便去與他找。但我看見姑娘往日寫得□分容易，何不送我一張？等我順路去賣，倘或他不肯找，我好將這張多少賣些，也不空了。」尹苻煙道：「你找了價來，我再多與你幾幅也不打緊，如今沒有。」張老沒奈何，只得回去睡了。

到次早，又挑了一擔花進城，便不到市上去賣，一直挑到呂衙來，把擔歇在所傍階下，竟自走到書房裡。此時司馬玄正拿著尹苻煙的詩扇，在那裡吟誦，忽見老兒走來，便迎出來道：「你又有甚詩、字來麼？」張老兒道：「詩字雖多，卻未曾拿來。」司馬玄道：「為甚不拿來？」張老兒道：「昨日賣了那把扇子與相公，回去受了尹姑娘一肚皮氣。」司馬玄道：

「為甚受氣？」張老兒道：「他說我賣賤了，□分怪我。叫我來找價，若是相公肯找價便罷，若是不肯找，將原銀送還相公，討回原扇。」司馬玄道：「他要多少銀子？」張老兒道：「他要五□兩銀子，少一釐也成不得！」司馬玄心下暗想道：「故索高

價，自是美人作用。我莫若借此通個消息。」因說道：「五兩銀子不為多，只是這把扇子舊了我不，原退與你。有別的詩文拿來，便是五兩也罷。」張老兒聽了，著驚道：

「相公退回原物，定要原銀了？」司馬玄道：「扇還你，原銀就送你買酒吃，我也不要了。只是別樣詩文定要拿來。」張老兒聽見不要原銀，滿心歡喜道：「一定拿來，相公可將原扇還我罷！」司馬玄道：「你在門前等著，我就拿出來。」

張老兒出去，司馬玄忙取一柄白紙扇，與原扇差不多，就依韻題了一首詩在上面。拿出來遞與張老兒道：「你拿去罷。」

張老兒村人，那裡認得真假？接了扇，挑起花擔就走，走到各處忙忙賣花。回去先不歸家，就將扇子送還尹荇煙道：

「我說他不肯找，原扇退還，放在桌上！」便不多言，就走了家去。

尹荇煙心下想道：「我就說是個猛浪之人，見索高價，便支撐不來，愈見真正才人難得！」歎了口氣，再拿起扇子來看，乃是和韻一首詩，卻不是原詩扇，只見寫得風流可愛。遂讀道：

女可指涂郎可賞，一人只願一人和。

花枝漫向珠簾泣，已露春情與燕兒。

蜀人司馬玄步韻奉和求斧正

尹荇煙看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吐詞香豔，用意深婉。如此看來，倒是個慧心才子！」將詩看了又看，分愛慕。心下暗想道：「我尹荇煙天生才美，從不讓人，但恨生不得地，絕沒人知。況父母鄉人，絲蘿無托，今幸遇此生，若再不行權，便終身埋沒。」

因又取一柄白紙扇，再題一首道：

一縷紅絲非重賞，花開花合要春知。

高才莫向琴心逗，常怪相如輕薄兒。

尹荇煙漫題和

尹荇煙寫完，自看自愛道：「只怕此生不真心愛才，若真心愛才，見了我這首詩，便是公卿之女招他，他必定舍彼就此。因走上無夢閣來叫道：「張伯伯，你今日這把扇子拿錯了，不是我的原扇。明日進城，須要與我換來！」

張老兒道：「這個秀才也不是個好人，怎麼就掉綿包兒？」

心下暗想道：我說為何不要我的原銀？原來抵換了。「尹姑娘，不妨事，我明日與你換來。還要說他哩！」尹荇煙遂從閣上將這把新寫的扇子丟下來道：「明日你千萬要換來！」張老兒收了。

果然次早挑花進城，就先走到呂衙來，恰好門前撞見司馬玄，因說道：「相公原來不老實！怎麼將假扇來騙我？又叫我受了尹姑娘一肚皮氣。」就將帶來的扇子，遞在他手裡道：

「快快換與我去。」

司馬玄接扇一看，見又是新題，滿心歡喜。便也不看，收入袖中道：「昨日果然是我一時差了，你等我取了來還你。」因回書房細細展玩，不勝心醉道：「此女不但才高，而詞意甚正，要我明公正氣去求親，不要私相挑引。這段姻緣又是僥天之幸！」因取一把白扇再題一首道：

敢將微詞作聘費，關關相應兩相知。

夭桃既作投桃贈，月老改為花老兒。

司馬玄漫和

司馬玄寫完，正要拿與張老兒，忽呂柯走到書房來撞見。

拿他扇子一看，笑道：「看兄這首佳作，何處又有絲幙之牽？」

司馬玄道：「此事正要與兄商議，兄略坐一坐，等我打發他去了來。」忙拿了扇子，走到門前遞與張老道：「這是他原扇，你拿去罷。」

張老兒道：「相公不要又錯了！」司馬玄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」

張老兒收下扇子，挑著花擔而去不提。

卻說司馬玄回到書房，將尹荇煙兩把扇子都遞與呂柯看，又細細將買花情由沒了一遍。呂柯道：「看此二詩風旨韻趣，怪不得兄又要著魔了。」司馬玄道：「我自蜀至京，不遠數千里，一路尋訪，並無一個可人。今居京師連獲二美，古稱燕趙多佳人，信不誣矣！兄看後一首詩，已明明心許，我司馬玄四海求鳳，今有美在前，棄而不顧，無此理也。此事還要煩兄作伐！」呂柯道：「此事作伐不難，但華老師之事又將若何？」司馬玄道：「且等兄為我訂下，待明年僥倖再看機會，倘或叨兄福庇，得能兩全，便不虛我司馬玄為一人一世也！」呂柯笑道：「兄何貪心不已？倘再有一個又將何如？」司馬玄也笑道：「決然不能再有，若再有也不值錢了！兄須為我作伐。」呂柯道：「此女住居何處？」司馬玄道：「在城南紅菟村。」呂柯聽了道：「原來就是此女。」司馬玄道：「兄為何曉得？」呂柯道：「小弟做孝廉時，曾在城南柳塘讀書，離紅菟村不遠。有人傳說李九我罷相時，常稱紅菟村有個小才女，今兄所遇，竟然是他，可謂名不虛傳矣！自然要為兄作伐。」司馬玄道：

「須早為之。」呂柯道：「這不難，他鄉下人家，只消備些聘禮，叫家人去。他知兄一個解元，又說是小弟作伐，再無不允之理。」司馬玄道：「這個斷然使不得！兄不見此女詩意甚是持正。若叫人去，他定道是輕薄他，這段姻緣斷斷不成。仁兄若肯周旋小弟，須卑詞屈禮，親為一行，這親事才妥，聘金厚薄不論。」呂柯笑道：「仁兄這等著急，小弟焉敢不往？」

遂檢了一個吉日，備了聘禮，叫家人帶了吉服，起個早，竟坐四轎出城，望紅菟村而來。才出城，行不上半里路，忽撞見常在他門下走動的一個門生，姓劉名言，是個名色秀才，也抬著一乘轎子對面而來。看見呂柯，慌忙跳下轎來道：「呂老師，大清晨往何處去？」呂柯也停住轎，答道：「往柳塘，有些小事。劉兄何往？」劉言道：「貴同年王老師托門生到貴座師華相公處，有些事故。」因在路上，說不得幾句話，就別了。

呂柯簇擁而去。

劉言下了轎，就步行幾步，只見呂家家人都披著紅，扛抬許多禮物隨後走來。劉言心下想道：「這是聘禮，難道呂老師娶妾不成？」因這些家人都是熟的，便走上前，拱拱手道：

「好興頭耶！」眾人認得，便立住腳道：「劉相公那裡來？」

劉言也不回答，便取禮帖一看，方知是為司馬玄定親的，也就笑笑，別了眾人，上轎而去不提。

卻說呂柯一逕到了紅菟村，問尹家住何處？原來尹家因尹荇煙美出名，人人都知。一問便有人指引道：「前面一帶樹木傍著溪河，就是他家。」呂柯便住了轎，叫一個家人先去說知。

尹老官忽聽得呂老爺來拜，要替司馬解玄定親，慌做一團，忙忙走來與女兒說知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？呂翰林老爺到我家，卻怎生區處？」尹荇煙聽了，心下已知是詩扇的來頭，因對父親道：「呂翰林便呂翰林罷了，你懂些甚麼？」尹老官道：「你倒說得容易，他一個大官府，那個去見他？」尹荇煙道：「他來拜你，你就去陪他。」尹老官道：「陪他還是作揖，還是磕頭？還是坐著，還是站著？」尹荇煙道：「賓主自然作揖，那有磕頭之理？」尹老官道：「他是紗帽圓領，我卻穿甚麼衣服？」尹荇煙道：「野人便是野服隨身，何必更穿？」說不了，外面已鬧嚷嚷擺了許多禮物，樂人吹吹打打，呂翰林已是圓領紗帽，齊齊整整立在草堂之中。

此時驚動了合村男女，都擁了來看。尹老官尚阻不好出來，虧了張老兒是見過翰林的，叫道：「尹老官，快出來見呂老爺，不妨的！」

尹老官出便出來，還只在板壁邊，蹣跚促促的不敢上前。

倒是呂翰林先滿面笑著道：「尹親翁，請過來作揖。」尹老官見呂翰林叫他，方大著膽走到面前，銃頭銃腦的唱了一個大喏道：「呂老爺，小人無禮了！」就端了一張椅子，放在上面道：「老爺請坐！」

呂翰林回了一揖，也就坐下。因叫家人放了一張椅子在下面，說道：「請坐！」尹老官道：「小人怎敢？」呂柯道：「有話說，坐下。」

尹老官只得屁股尖兒擱在椅邊上，一半算坐，一半算站，引得看的人無一個不掩口而笑。呂翰林道：「我此來不為別事，聞知令愛才美天生，今已長成，我有個敝友是四川解元，名喚司馬玄，少年未娶，正好與令愛為配。我學生特來為媒，乞親翁慨允！」尹老官道：「老爺說的就是。」呂翰林叫家人將禮帖送上來道：「既是親翁允了，這聘禮可收拾明白。」

尹老官接了禮帖，又認不得，只是癡癡立著。呂翰林道：

「親翁只消收進去，與令愛查點便是了。」尹老官連連點頭道：

「有理。」遂將禮帖拿進去與女兒看。

女兒看見聘禮不薄，又見呂翰林親自到門，心下暗想道：

「此生因我前日詩有『輕薄』二字，他故過此恭敬，可謂深知我心！便嫁他也不相負了。」因對父親說道：「父親既允了他，可將禮物搬了進來。呂翰林遠來，須留一飯。」

尹老官聽了，一面叫田上人將禮物搬了進去，一面就殺雞烹魚，收拾酒飯。呂翰林因受司馬玄之托，便脫下吉服，換了便衣，耐心等他飯吃，就四下觀看，見李九我題的「小河洲」匾額，因歎道：「前輩鑒賞，自然不同！」尹荇煙又備了香茶在「浣古軒」，叫父親請呂老爺到軒子裡去坐。

呂翰林見軒子裡詩書滿坐，古玩盈前，不勝羨道：「珠藏川媚，玉韞山輝，只消在此盤桓半晌，而淑人之才美已可想見八九！」坐不多時，又請他到「無夢閣」上去吃飯，閣上詩文滿壁，更覺風流，與塵世迥別。先在軒裡吃茶，後到閣上吃飯，飯已吃完，拿著酒杯東看看，西念念，竟捨不得起身。

日已過午，家人催促，只得謝別主人而回。正是：

色不虛傳才有神，憐才好色不無人。

莫言身入溫柔地，只望簾櫳也損神。

話說呂翰林在尹家定了親，回到家與司馬玄賀喜道：「兄真好福分！莫要說那人才美，小弟只在他『浣古軒』與『無夢閣』兩處坐了半日，便舉體飄飄欲仙。」司馬玄道：「不過清潔而已。」呂翰林道：「豈獨清潔，就是一匾、一聯皆有深意，令人玩賞不盡！」司馬玄聽了，滿心歡喜、快暢不提。

卻說那劉言，你道為何要見華岳？原來一個王翰林，也是華岳的門生，才二□七歲。因前妻死了，聞知華岳女兒生得標緻，心下要他續弦。因劉言在華岳門下走動，故托他求親。這日劉言到華府，適值華岳在家，便叫人請進相見。劉言先說些閒話，坐了一會方說道：「貴門生王翰林新斷了弦，聞知老太師令愛年已及笄，意欲借門牆一脈，引入東牀，故托晚生來求，不識老太師台意允否？」華岳道：「這事最好，但小女去歲呂近思作伐，已許了蜀中司馬玄。」劉言道：「可就是四川榜首，現寓在呂翰林家住的麼？」華岳道：「正是他。」

劉言笑道：「若說是他，這就是老太師不允，假此推托。」華岳道：「實情，何為推托？」劉言道：「司馬玄，晚生今見他已托人為媒，別定親了。若果占老太師門楣，豈有別定之理？」

華岳笑道：「只怕兄打聽差了，那有別定之理？」劉言道：「是晚生親眼看見，怎敢在老太師面前說謊。」華岳變色道：「兄可知定的是那家麼？」劉言道：「這卻不知。晚生今日也是無心中看見，不曾問的。」華岳道：「托誰人為媒，也該曉得？」

劉言道：「為媒不是別人，就是呂老師。」華岳想一想道：「難道他兩處撮合？」劉言道：「這不難，晚生方才在城南撞見，他說往柳塘去，此時尚恐未回。老太師只消差人在城門前一訪便知。」華岳道：「既如此，兄且回去，等我訪明白再議。」劉言應諾出來不提。

華岳就叫當家人去打聽。只打聽到晚，方來回覆道：「呂老爺果然與司馬相公到甚麼紅菟村尹家去定親，值等到此時，方定了回來。」華岳問道：「這尹家是鄉宦麼？」家人道：「不是鄉宦，說是種田的人家。」華岳心下想道：「這事甚奇，我堂堂相府，難道不如一個田家？我千金小姐，倒不如一個村姑？」

他為何撇甜桃而尋苦李？若說司馬小子顛狂，難道呂近思也不知事體？」又吩咐家人道：「你明日可悄悄到紅菟村細訪，尹家女兒有甚好處，幾時做親？速來報我。」家人領命到紅菟村訪一日，回來報知華岳道：「這尹家老子實實種田。這個女子才□七歲，一村人個個都道標緻無比，還不打緊，說他的才美聰明，隨你甚人也敵他不過。故此呂爺替司馬相公定了，做親還沒日子，不曾說起。」華岳道：「一個鄉村女子，誰人教他，便這等多才？」家人道：「他鄉裡傳說，是當初李閣下老爺教的。」華岳想道：「李閣下定是李九我，他數年前曾在城南侯命許久，這話不為無據，這女子定有可觀。但我女兒下筆有神、揮毫入聖，我自為當今無二，怎麼又有此女？」因發放家人出去，就走到小姐房中來，將前事細細與小姐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呂柯與司馬玄這等可惡，怎麼不與我說明，竟去定親？」小姐道：「此女果然□分才美，便怪他不得。但不知此女果是何如，怎能得接他一見，與他較一較才學，若果才高，孩兒便甘心了！倘是虛名，又當別論。」華岳道：「如何好去接他？就是去接，他如何肯來？除非借些事端，叫地方官拿來。」小姐道：「兒女較才，風雅之事，若以勢加，便墮惡道。」

華岳思想了半晌，忽然有悟，自笑道：「孩兒不須心焦。」

就低對小姐道：「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遊戲一場，使他認真不得，認假不得。」說罷，就走出來，叫幾個心腹家人，另擇一個吉日，假充呂衙與司馬家人，備一幅厚禮送到尹家，約定某日准要做親。尹老官老實人，那裡看得出真假？滿口應承。

到了正日，絕早就打發花轎、鼓樂、燈籠、火把去迎娶。

若說是小人家假充鄉宦，便蹣跚促促要露出馬腳，一個宰相家行事，比翰林更冠冕齊整，無一人疑心是假。尹老官老夫婦看見鬧鬧熱熱，滿心歡喜，只待黃昏，就要打發女兒上轎。

尹荇煙終是心女子，便問道：「呂老爺來了麼？」有人回說道：「呂老爺朝中有事，不得工夫來。」尹荇煙又問道：「司馬相公來了麼？」又有人回說道：「司馬相公也不曾來。」尹荇煙道：「呂老爺媒人，既朝中公務，不來也還罷得，親迎自是古禮，怎麼他也不來？」叫父親又問家人，回道：「司馬相公說，他四川風俗不行親迎之禮，故只在衙中恭候。」尹老官回覆女兒，尹荇煙對父親道：「你可快與他說，親迎之禮，他四川不行，我京師是必要行的。如新郎不來親迎，我斷斷不肯上轎！」

尹老官又與家人說知，家人道：「要相公自來也是小事，但路遠日子短，往回三、四□里，再著人回去，起來豈不誤了良時？莫若從便些罷。」

尹老官又與女兒說，尹荇煙定然不肯。家人無法，只得叫人飛馬進城報知華岳。華岳想了半晌，無計可施，只得進內與女兒商議道：「事已九分妥了，只少一人親迎。此女又堅執要行此事，急忙中又無一人可代，為之奈何？」小姐也沉吟道：「除非孩兒改了男妝，假充司馬玄坐在轎中不出來，他如何得知？」華岳聽了笑道：「這也妙，索性遊戲一場，倒也是千古韻事。你快改換，我打點轎子伺候。」

不多時，小姐果然頭巾圓領，扮做書生模樣，又披紅插花，□分風流。華岳看了歡喜，將轎抬入府中上了，吩咐家人擁護而去。急急趕到紅菟村，日已平西。村中人問知新郎來了，都圍著轎子爭看，看見新郎年少清俊，便亂紛紛傳說新郎標緻，就如美人

一般，與尹家姑娘真是天生一對。家人見新郎來了，恐怕漏泄風聲，忙催新人上轎。

尹老官見家人等了一日，不過意，催女兒上轎。尹荇煙道：「且慢，新郎才子催妝，不可無詩。」就叫取筆硯錦箋，到轎中去索。尹老官也沒奈何，只得將筆硯錦箋叫家人傳去。小姐在轎中暗笑道：「早是我來，若叫他人，卻不又要出丑？」因提筆寫道：

菟村不是浣溪頭，簫鼓喧喧認好逑。

無夢閣中今夜夢，鴛鴦飛上小水洲。

小姐題罷，傳與家人傳去。尹荇煙看了，貼在壁上，□分醉心道：「新郎才美如此，我尹荇煙得所了。」便拜別父母，欣然上轎。一路鼓樂喧天，好不鬧熱。村中親眷要送，都伸手縮腳不敢來，盡說道：「待做親後，再慢慢去探望罷。」

卻說華岳恐怕娶到府中，人知不便，就在城外借個大宅子，便帶了許多侍女收拾臥房、備酒，自家也到宅中等候。只說路遠，恐怕城門早關，誤了良辰，故移在此。果然路遠，喜轎到時已是起更時候了，迎到堂中同拜天地。因是客寓，公姑在家，無堂可拜，只對拜了，就送入洞房。華岳躲在後堂，打發散了眾執事人役，就叫侍女們送酒到後房中合盞。侍女擺下酒，即將新人方巾揭去，請新郎與他對面而坐。

華小姐仔細一看，見他眉似遠山、眼橫秋水，宛然仙子臨凡，心下早有百分親愛。尹荇煙將新郎仔細一看，見他芙蓉兩臉、柳葉雙眉，滿身光豔飛舞不定，心下暗想道：「我道他才人縱美，不過英挺風流，誰知柔媚芳香轉勝於我，叫我何以為顏？」

眾侍女送上酒來，二人微飲了數杯。華小姐心下想道：「外才美矣，內才不知何如？此時不考他一考，更待何時？」又飲一二杯，便帶笑說道：「催妝小詠，不惜抱慚，今邀天之幸，即已百輛迎來，而鼓鍾在御，琴瑟高張，新人才美久著香閣，豈可不留佳句以為合盞之榮？」便叫侍兒將筆硯花箋送在新人席上。尹荇煙不好回答，惟低頭作欲將欲迎之態。華小姐見他含羞，因又說道：「嬌羞雖閨秀之常，而才女往往略之。今夕何夕？幸歡然賜教！」尹荇煙心下想道：「女子以顏色為勝，我今色未必勝他，他殷殷索詠，我再不應承，便為他所輕了！」

因展開花箋，取筆題詩一首道：

花也新兮燭也新，如何合盞索詩頻？

自憐村女非才子，喜嫁郎君似美人。

尹荇煙寫罷，便放下筆，也不出一語，只默默低頭而坐。

華小姐看見他不假思索，心已先動，及詩完，起身拿來一看，見字字香豔，不覺滿心輸服。又見無意中道破他的行藏，不禁失笑道：「姐姐美如斯，才又如斯。我小妹從不服人，今拜下風矣！」尹荇煙聽見稱呼「姐姐、妹妹」，驚訝不知何意，不住偷睛將華小姐細看。華小姐見他偷看，一發笑道：「姐姐不消看得，你認我是何人？」尹荇煙愈加驚訝，因低低問侍兒道：「難道不是司馬？」侍兒含笑不答。華小姐道：「姐姐認我做司馬，誰知我不是司馬，倒還是文君。」因立起身叫侍兒將巾衣脫去，仍露出紅顏綠裙道：「我被這行頭苦了一日！」

尹荇煙見新郎是個女子，心下大驚，想道：「他既不是司馬玄，我此來墮人術中矣，必無好意！」心中如此想，不覺顏色變異。華小姐看見，知他心慌，因笑說道：「姐姐不須著忙。小妹久慕姐姐才高，故相接一會，並無惡意。」

尹荇煙猶沉吟不語。華小姐道：「姐姐不必過疑，你看我一個柔弱女子，豈可有禍於人者？」尹荇煙想道：「他若是個男子，便須防他，他一個女子，怕他怎的？」方才定了心，改容說道：「小妹鄉野褻褻，不知姐姐為何誘我到此呢？」華小姐道：「姐姐認小妹是誰？」尹荇煙道：「如何認得？」華小姐道：「小妹實說了罷，小妹姓華，家父現任春卿、辦事東閣。」

尹荇煙道：「這等，是華小姐了！以太師貴女，無端而忽及賤妾，猶所未解。」華小姐道：「有個緣故。」尹荇煙道：「有甚緣故？乞小姐說明，免我心下狐疑！」華小姐道：「不瞞姐姐說，我小妹在閨中略識幾字，家父過於溺愛，以為當今無二，不肯輕字與人。去歲因司馬玄二首壽詩相合，家父道他有才，又因他諄諄來求，就許了他。只待春闈得意，便可結親。不期前日有人傳說，司馬玄愛慕姐姐才美，又定了姐姐。家父不信天下更有多才女子勝如小妹者，心下不忿，故作此遊戲，迎請姐姐到此，叫小妹細細領教。倘是虛名，便可致譏司馬。不想姐姐冰心玉骨、而聰慧敏捷，非我小妹塵凡下質所能幾萬分之一。司馬玄之姻甘讓姐姐，不敢再生癡想矣！」尹荇煙聽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原來如此！我就疑司馬男子焉有如此美貌，使人抱愧多時。小姐既非司馬，為何催妝佳詠又擅司馬之長？我再不料紫閣嬌生、金閨癡養，又有仙才有如小姐者。我尹荇煙雖長蓬茅，實實心空一世，目無王侯，今見小姐，方知山川秀氣不獨鍾於一人。自悔枋榆之妄，今日君子有人，淑女有日，況貴貴親親，自可弘關雎之雅化。賤妾村芳，自當退守田家荊布。小姐倒如此反說！」華小姐道：「姐姐不必虛謙，妹子是真心服善！」尹荇煙道：「賤妾蒙小姐推誠，怎敢浮言？」華小姐道：「惟美愛美，惟才憐才！姐姐與小妹諒有同心，今雖遊戲，天實作緣，何不借此花燭結為姊妹？異日相逐於飛，豈非英皇再見耶？」尹荇煙道：「小姐高論殊足快心，但恐賤妝瑣瑣，不堪追隨。」

華小姐見話已投機，滿心歡喜，就在燈下重梳雲鬢、再整閨妝，與尹荇煙並坐，真是一雙仙子。華小姐又叫點起明燭、焚起好香，要與尹荇煙結盟。各問年紀，俱是□七歲，華小姐只大半月，敘定為姐。二人對拜了四拜起來，個個歡喜。

華小姐道：「我們既為姊妹，父親應該請見。」遂自來見父親，將前事細細說了一遍。又將合盞詩送與父親看，道：「這尹荇煙才美俱在孩兒之上，實實輕他不得，孩兒已與他結為姊妹，父親不妨一見。」華岳遂將合盞詩細看，看到尾一句，大笑道：「他就疑你是美人。此女不獨才高，這雙眼亦可謂俊慧矣！你與他結為姊妹不差。」因同女兒走進房來。尹荇煙請華岳上坐，端端拜了四拜。

華岳燈下觀尹荇煙娉婷如玉，舉止端詳，絕不似小家行徑，□分歡喜，正好與孩兒作對。華小姐道：「妹妹既已迎來，決無送回之理，還是通知父母，還是交付新郎？」華岳道：「只此交付新郎也覺容易，通知父母定漏泄風聲，莫若且藏隱府中，待他尋覓慌張，也可泄我娶而不告之氣！況春闈在邇，倘得志龍門，那時我自自有處。」

大家都笑，以為有理。到次日，悄悄搬回府中。華岳吩咐家人隱瞞，不許多嘴，故無一人知道。

且不說兩小姐回府，日日較詩論文，親愛玩耍。卻說尹老官自送了女兒出門，到了三朝七日，要買禮來看看，卻又自愧菲薄，怕羞不敢來。央及張老兒道：「你只作賣花，可替我到呂衙看看我女兒好麼？倘遇巧，你說我要買幾個盒兒來看看不妨麼？」張老兒道：「使得，使得！我明日就替你去。」

到次日，果挑了一擔花兒，竟到呂衙來賣。剛剛撞著司馬玄送客出來。客去了，司馬玄看見張老兒就點點頭，叫他到面前說道：「你前日隔壁那寫扇子的尹姑娘，是我定他為親了，你可知道麼？」張老兒笑嘻嘻說道：「相公原來不老實，這段姻緣雖說是呂老爺為媒，還是我花老兒說起的。相公今日已娶了來家，不叫我吃喜酒，倒還要說這反關門的話兒來哄我。」司馬玄道：「虧是虧你，喜酒自然相請！那曾娶來？不要取笑！且問你，尹姑娘近日在家好麼？」張老兒道：「相公不要瞞我，我不是來討酒吃，我是尹老官央我來看看姑娘。他說前日三朝七日要買禮來，恐怕鄉下人沒甚好東西送來，恐惹呂老爺笑話，故叫我今日只作賣花，來探問一聲。」

司馬玄見張老兒說話像個真的，因著驚道：「這話是真麼？」張老兒笑道：「燈籠、火把、鼓樂、人夫在村中鬧了一日，那個不知道？相公親自抬轎來娶的，反問我真也不真？」司馬玄道：「是幾時？」張老兒道：「前月□三日娶來的。」司馬玄聽見說得言言有據，驚了一身冷汗，忙扯了花老兒到廳上來，就叫人請呂老爺出來。呂柯出來道：「吾兒何事這等驚慌？」司馬玄道：「不好了！……」指著花老兒道：「他說尹荇煙前月□三我們娶來了。」呂柯道：「那有此事！莫非尹家別有緣故，將女兒藏過，故說此話？」張老兒看見二人驚訝，方知真不曾娶，也著起忙來道：「那日幾百人娶進城來，瞞得那一個？難道呂老爺與司馬相公就沒有一個人看見？」那呂柯道：「這日怎麼不待我媒人來，就輕易嫁女出門？」張老道：「說老爺朝中有事。老爺雖不曾來，司馬相

公卻是來的。」司馬玄道：「這話我只是不信，我須親到紅菟村一訪便知。」張老兒道：「相公若不信，就同我去。」呂柯道：「今日遲了，明日去罷。」司馬玄那裡等得？立叫家人轡馬，連飯也不吃，就上馬要行。張老兒還要賣花，司馬玄催得慌，就將花擔兒寄在呂衙，空身跟著司馬玄走。

回來先到尹家報知此事，慌得兩個老夫婦只是哭。隨後司馬玄下馬，四下訪問，眾口一詞，司馬玄見是真，便軟做一團，半步也走不動。

不一時，村中知道此事，以為奇聞，都到尹家來看。尹老官請司馬玄到家，說道：「相公前日親自坐在轎中，怎生賴得？」司馬玄道：「我何曾來？定被他人假了。」尹老官道：「相公既不曾來，這首催妝詩，明明相公坐在轎中寫的，難道也是假的？」司馬玄道：「催妝詩在那裡？」尹老官道：「現貼在壁上哩！」司馬玄道：「可拿來我看！」尹老官道：「女兒總是相公娶去，就進去看也無妨。」

遂領了司馬玄到「浣古軒」來，只見那催妝詩果貼在壁上。司馬玄讀了一遍，心下慌道：「這段姻緣無望了！此事若是綉袴奸人盜娶，或者尹符煙才女不肯相從，必定透露消息，還好追尋。你看催妝之詩，俊雅風流勝我百倍，且百兩相迎，自然貴介，尹符煙豈不遂心？怎肯復為我書生動念？這段姻緣當付之春夢矣！」就起身要回來，因出門遲，到此留戀，天色晚了，尹老官就留他過夜。

司馬玄黃昏無事，在「浣古軒」中與「無夢閣」上細尋他遺蹤去跡，就是一花一草，片紙隻字，無不香豔幽俏，蕩人心魂、動人想象。司馬玄此時意亂，那能就枕？

卻說司馬玄相思了一夜，到次早辭別了尹老夫妻，回衙與呂柯商議，要出紙筆各處追求。呂柯道：「此人既有這等作用盜娶而去，自是富貴人家，豈無金屋隱藏，那能漏泄？若出紙筆，不但無用，反招人耳，自傳與華老知道，只怕已失者不可復得，而將得者反又失矣！吾兄不可不思！」司馬玄想了一會，默然無語。呂柯道：「以小弟愚見，春闈近矣，莫若待兄看花之後，先成了華老師之姻，再細細搜求，亦未為遲。」

司馬玄無可奈何，只得依允。

過了些時，春闈御筆親點探花，分榮耀。呂柯見他中了，方才放下一樁心事。司馬玄也不等公務稍暇，就央呂柯與華岳說親。呂柯笑道：「這不消仁兄吩咐，想也再遲不得了。」

因撿個好日子，穿了吉服，用大紅名帖恭恭敬敬來見華岳。華岳接見道：「賢契為何今日如此鄭重？」呂柯道：「非為別事，就是敝友司馬玄向日蒙老師許結絲蘿，原約春闈得意便可乘龍。司馬玄今幸探花仙府，不負老師鑒拔，特洗門生敬報斧柯，以完前議。故門生薰沐以請，敢求老師金諾！」華岳道：「此言前固有之，但怪司馬玄負盟，已婚尹氏。老夫幾欲要言，因賢契作伐，不好多言。今以一第之榮，又煩賢契，莫非要以小星之義奚落小女麼？」

呂柯見說出尹氏，打著心病。又見華老詞色嚴厲，急得滿臉通紅，坐立不安，連連離席打恭道：「尹氏之說，係一時訛傳，並無實跡。司馬玄自從老師有約，至今尚在門生處獨自下榻，可問而知。若中饋有人，而再作此罔想，則不獨司馬玄有罪，門生亦不得謝過矣！」華岳道：「此事既無實跡，老夫也不苦苦追究。但有一番訛傳，則老夫信此訛傳，將小女又許他人，這也怪不得老夫失信了！」呂柯道：「老師台鼎門楣，豈患無人攀仰？但以師妹仙才，無非欲選奇才以諧佳偶。況司馬玄之才已蒙青眼，今又走馬春風，恐一時無兩。老師奈何以一言之誤，而舍長就短，無乃過傷於激耶？」華岳笑道：「以天地之大，豈獨生司馬一才？賢契何見見之小也！」呂柯道：「據老師台論，則新選東牀過於司馬矣？」華岳道：「雖未必過，亦未必不及。賢契異日自當知之，老夫焉能謬誇？」呂柯不敢再言，只得諾諾而退。

回到衙中，細細說與司馬玄，不勝悔恨道：「尹家之事，我向日就不願仁兄為之。兄執意卻行，小弟又不敢違拗，今日兩美俱失，失之奈何？」司馬玄道：「此雖小弟妄動，但以符煙之才，而兩番唱和，弟雖木石，焉能忽然？再不料華老之盟又有此變！」二人默對半晌。

司馬玄又說道：「姻緣不成，這也罷了，但所選之人，其才何等奇拔？私心尚有不服。」呂柯道：「這不難，我明日請與一較，看他如何？」司馬玄道：「如此便好！」呂柯到次日，果又來見華岳，說道：「敝友司馬玄蒙老師理論，自應避舍，但聞新婿高才，願一領教，不識老師肯賜一見否？」華岳笑道：「想是司馬兄疑我為虛言，實無其人。若不一會，便道我峻拒不情。也罷，就會一會也不妨！但須講過，此生稟賦素弱，懶於言語，應酬止可一揖，就要垂簾分坐。」呂柯道：「只求一面，至於各席，自從其便，悉聽老師之命！」華岳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不須遲延，就明日書房草酌，屈賢契與司馬兄早臨。」呂柯歡喜，應諾辭出。回衙與司馬玄說知，大家等候不提。

卻說華岳進內與二小姐商議道：「司馬玄被我在呂柯面前說道另有佳婿，奚落了幾句，他忿忿不服，今日又央呂柯來，要與新婿較才。我待說明就理，擇了吉日，將你二人同嫁與他，完了一樁美事。但他新中探花，恃才矜美，旁若無人，莫若再叫符煙扮作新婿，再遊戲一場，使他心折，那時才不敢輕視我宰相門楣。」華小姐笑道：「才人風流韻事無所不可，但妹妹嬌柔女子，雖扮男妝，亦不好與他二人相對盤桓。」華岳道：「我已言過，只一揖就分簾隔坐。」二小姐同應道：「如此方好。」華岳一面吩咐明日備酒，又吩咐前窗一席，後窗垂簾，又設一席。

到次日，華岳發帖請呂翰林、司馬探花二人午刻一敘。二人聞請，到午欣然而來。華岳迎入書房，敘坐已定，司馬玄便請新婿相見。

華岳道：「昨已告過，此生畏飲，兼且不耐煩劇，容杯罈少伸，當令拜謁。」

須臾三人就席，酣飲多時，司馬玄告止。華岳一面令人撤去，一面叫請新婿出來。不多時，許多家人、侍妾擁著一位少年書生，翩翩而來，司馬玄與呂柯定睛一看，正是：

望去一泓秋水，行來兩袖青煙，雪膚瓊貌宛然仙。莫言花見笑，燕子也爭憐。

那新婿走進書房，讓呂柯、司馬玄居左，只躬身一揖，也不出半言，即退入後窗簾內而坐。司馬玄看見新婿風流年少，楚楚可人，將他初來詣考一片驕矜不服之氣，先消了八九。暗想道：「有此佳婿，何能及我？」因目視呂柯，欲起身辭出。

華岳留下道：「既蒙光臨，還要求教。」說不了，早已兩副筆硯詩箋，俟候的端端正正，一副送在司馬玄席前，一副送入簾內。華岳對呂翰林說道：「論起來，小婿後生小子，怎好與翰苑名公爭衡文墨？但援引後進，實是詞場美事，故令他靦顏請教，老夫與近思亦可樂觀其盛。」呂柯道：「藝苑爭驅，古今盛事，老師有命於蒼兄，不防捉筆。但不知還是何人命題？」

司馬玄此時已心折氣短，不欲作巨鹿之想，然既已到此，只得拈筆說道：「晚生過時梅蕊，焉敢與桃李爭春？既承台命，勉強寫意，以博一笑，也不消命題了！」因寫道：

今日朝天拂御煙，昨霄歸院撒金蓮。

如何咫尺天台路，一片雲橫不許前？

後寫「司馬玄有感漫題索和」。

寫完送與華岳道：「偶爾感懷，詞多過激，老太師勿罪！」

華岳看了，稱贊不已。心下想道：「我一時高興，倚著符煙有才，指望和一妙詩壓倒司馬玄，誰知司馬玄才高若此，卻教符煙如何又能出奇？倘和韻不佳，未免倒自取其笑。」然事已到此，無能改言。賞玩畢，只得叫人送入簾內，詩雖送入，心下只是鶻鶻突突。還未半盞茶時候，早已送出詩來，放在席上，大家相爭而看。只見上寫道：

河洲荇菜已無煙，又想華峰頂上蓮。

玉蕊瓊姿應不少，安能盡到探花前？

後寫「伊無人有感漫題奉和」。

華岳看見詩意字字敲打司馬，喜出望外，又不好自贊，只是捻著幾根白鬚欣欣而笑。

呂柯初看見司馬之詩滿心快暢，以為定不能屬和，及見了和詩，驚得啞口無言，只是點頭啞嘴。

司馬玄在案上看了，又拿在手中細看，竟看得呆了，如木人一般，半晌無語。

華岳見司馬玄如此光景，不覺失笑道：「探花看詩沉吟，莫非嫌他詩太唐突麼？」司馬玄見問，方斂容答道：「晚生怎敢？」

華岳道：「既不嫌唐突，為何沉吟不語？」司馬玄道：「令婿佳章詞微意婉，字字中晚生之隱，讀之有觸，故不禁默默感傷耳！」

華岳道：「原來如此！吾聞詩可以興、可以怨，此詩既能感動探花，則此子之才亦有可觀，學生不為過誇矣！」

因吩咐家人道：「新相公不耐久坐，可請便罷。」家人傳語，那新人早從簾內走出一拱，竟隨著許多家人、侍妾入內去了。司馬玄看見少年美貌、寫作風流，已自滿心氣苦，今又珠圍翠繞，已為人幕之賓，更覺萬分難堪，又不敢現於詞色，只是癡癡默坐。

須臾換席，又送上酒來，司馬玄勉強而飲，只是不歡。華岳道：「探花極高懷，今為何作此不樂之態？胸中想應有故，不妨明言。學生或可為探花解憂。」司馬玄道：「事已不諧，晚生不妨直說。晚生才雖謙劣，而性篤閨倫，指望博一桃夭之子以樂關雎。故隻身入京，作四海求鳳之想。幸以一言之合，蒙老太師許以好逑，可謂平生之願遂矣。不憶反側三年，而雀巢鳩奪，能無快怏？」華岳道：「此乃學生得罪，且不必言。只說長安之大，豈再無一人以當探花之意？」司馬玄道：「晚生實不相瞞，此事想老太師亦已風聞，晚生實曾因買花訪得一才女，姓尹名苻煙，其人未見，其才實彷彿老太師閨中之秀。晚生既蒙老太師許盟，本不該他求。因想才難，自古歎之，況閨秀之才，又難之難者，恐標梅有詠，失身村野，故越禮行權，行為聘定。」華岳道：「既聘了，為何不娶？」司馬玄道：「曠不可待而不待，故曰行權；娶而可待而不待，則為越禮。晚生指望春闈僥倖，先完老太師之盟，而次第及之，庶幾兩全。誰知變生不測，苻煙已為大力強暴負之而去，如明月蘆花矣；及晚生望到而今甫能一第，而老太師又惑於聞風，以為晚生薄倖，而赤繩他繫，使晚生進不能吹秦台之簫，退又不能載浣紗之伴，兩美俱失，而隻身如故。徬徨自失，非敢於大人前作不樂態也！適觀尹兄佳韻，所謂『苻無煙』、『峰頂蓮』，字字實傷我心故耳！」說罷，神色淒然，幾於下淚。

華岳道：「探花所說聘而不娶，欲先待小女完姻，這是探花一片好心，而學生誤認之罪也！學生之罪，容當再請。且說尹苻煙，探花曾知蹤跡否？」司馬玄道：「若大長安，朱門無限，何處去尋消息？」華岳道：「探花雖未曾訪，我學生倒替探花訪得些消息在此，小女既失奉巾櫛，我學生追求尹苻煙以謝過，不識探花之意以為何如？」司馬玄道：「此固老太師天地之垂仁，但晚生既已兩致其情，定當兩全其約，得由雙得，失則雙失。若失一不悲，得一則喜，則前為負心，後為苟合矣！況晚生賦命涼薄，似與婚好無緣，行將請告以歸，徜徉山水，再不徒向朱門覓句矣！」

華岳聽了，因對呂柯說道：「探花說『得則雙得，失則雙失』，若小女不諧，並苻煙亦不復望，則是為小女一人，倒誤了探花終身了。這等看起來，探花事事皆有情有義，倒是我學生多疑，有始無終了，卻怎麼處？近思有甚計較麼？」呂柯道：「事在兩難，門生亦無計較，還望老師用情！」華岳笑道：「要我用情，除非原將小女嫁與探花方妙。」呂柯道：「如此固妙，但老師置新婿於何地？」華岳笑道：「這也不難，就將新婿改換女妝，充做苻煙，同嫁與探花，你道何如？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呂柯與司馬玄聽了，俱各大驚大喜道：「老太師深心妙用，遊戲出入，門生輩愚蒙，何能仰測？尚望老太師明明見教！」華岳道：「要學生明說也不難，探花與近思須要開懷痛飲，飲得半酣，方好作遊戲之客，談遊戲之事。若半杯不飲，愁眉相對，我學生說也無興。」

此時司馬玄見說話有因，不覺神情喜發，伏席懇請道：「晚生此際寸腸如裂，雖玉液不能下咽，老太師倘有一線機緣，見教分明，則晚生願以此身作漏可也！」華岳笑道：「既是這等，探花與近思試猜一猜，你道尹苻煙是誰人娶了？」司馬玄道：「如何猜得著？」華岳道：「就是小女娶了。」司馬玄笑道：「老太師取笑！怎麼今愛娶他？」

華岳道：「探花不要笑，且說小女許與何人？」司馬玄道：「自然是方才相會的伊兄了！」華岳道：「那裡甚麼伊兄，小女許的就是尹苻煙！」司馬玄與呂柯同說道：「老太師遊戲入於三昧，一時難解，使人求教之心愈急。」華岳笑道：「學生這等說，探花又不解；學生那等說，近思又不解。如今沒奈何，只得要實說了。學生待罪春卿，禮義自我而出，小女既許嫁探花，焉有負盟之事？只因探花納聘苻煙，學生因與小女商量，以為探花愛才甚切，探花既聘苻煙，則苻煙之才必有過於小女者。小女初心不服，意欲與之一較，而不能致之以來，故萬不得已而行權，將小女改扮男妝，假充探花娶之以歸，豈非苻煙是小女娶了？」司馬玄與呂柯聽了，不覺大笑道：「老太師與令愛小姐這等遊戲，真是文人韻事俱占盡矣！且請問尹苻煙娶來，與令愛小姐相得否？」華岳道：

「小婦催妝一詩，苻煙心醉；苻煙合疊一詩，小女心服。二人彼此憐才，已結為姊妹，以待探化。」呂柯道：「老師與師妹既有此一段盛意，老師為何又有親婿之選？」華岳道：「學生只道探花既聘苻煙，定忘小女，故稱小女別字，蓋故以此留難探花，消其不告而娶之罪耳！」呂柯道：「這等看來，都是老師作用，但不知老師於何處覓此少年才郎假充新婿？其才其美真可與子蒼並驅！」華岳笑道：「因無處可覓，只得就教苻煙改扮男妝，假充新婿，學生所以說小女許的就是尹苻煙。」司馬玄與呂柯聽了詳細，不覺手舞足蹈，歡笑不已。

司馬玄因想道：「原來就是苻煙，我說天地間那有這等少年才美書生？」因對呂柯道：「不是小弟在仁兄面前誇口，就是杏苑英雄三百，我司馬玄視若無人，尚自洋洋得意。今日在老太師門楣之下，為此金屋二嬌比美，美不如；較才，才不及，短盡我司馬玄之氣，低盡我司馬玄之眉矣！」呂柯笑道：「仁兄莫怪小弟犯諱，小弟代仁兄再續一語，異日銅雀春深、二喬相並，只怕還要享盡司馬玄之福！」大家鼓掌稱快，歡飲多時，方才謝別。

次日，呂柯重申盟約，擇日行聘，又擇日成婚。

此時司馬玄已遷新第，於後庭兩邊設兩間臥房。到了正日，一邊是探花娶親，一邊是宰相嫁女，又是翰林為媒，來往其間，莫非是百車盈門，說不盡那笙簫鼓樂之盛。

娶了過來，司馬玄見華峰蓮、尹苻煙二小姐如毛嬙、西子，二小姐見司馬玄風流年少，如子建、潘安，彼此愛慕。到了花朝月夕，閨中韻事無所不為，不減河洲之雎鳥。此皆司馬玄一念之仁，舍自己之功名，成就呂柯之夫婦，故天即假呂柯之手，竊華小姐之詩，作尹苻煙之伐，宛轉以成其夫婦。豈非蒼天報施不爽也！

後來華岳翁婿無間，呂柯朋友有終，尹老、花老俱沾其惠。在京為官數年，方攜二美還鄉，與父母完聚。可謂千古佳人才子風流配合矣！有詩為證：

七篇文字贈他人，完得他人夫婦倫。

誰道天心不相負，巧聯二美結姻親。